

门庭深冷  
来者须诚

# 妾心如宅

佩璃 / 著

叁

【大结局】

妾心如宅系列·写尽京城绝世红颜  
纵然前路茫茫未知，也能无惧无畏。  
苍天不老，此情难绝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【门庭深冷  
来者须诚】

# 妾心如宅

佩璃

著



【大结局】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妾心如宅. 3 / 佩璃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 
2014. 12  
ISBN 978-7-5113-5047-3

I. ①妾… II. ①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85034号

---

妾心如宅. 3

---

著 者: 佩 璃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沛 芊

封面设计: 所以设计馆
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370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5047-3

定 价: 25.0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-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---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# 目录



|      |         |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雾里看花花不明 | // | 001 |
| 第二章  | 此情无计可消除 | // | 010 |
| 第三章  | 世事如棋局局新 | // | 023 |
| 第四章  | 花开花落终是恋 | // | 034 |
| 第五章  | 以柔克刚见真招 | // | 044 |
| 第六章  | 钟鸣鼎食人丁稀 | // | 053 |
| 第七章  | 流光容易把人抛 | // | 064 |
| 第八章  | 等闲平地起波澜 | // | 075 |
| 第九章  | 繁华过后成一梦 | // | 091 |
| 第十章  | 一世输赢难分明 | // | 106 |
| 第十一章 | 长恨人心不如水 | // | 118 |
| 第十二章 | 旧人旧怨化玉帛 | // | 131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|-----|
| 第十三章  | 人心浮沉生隔阂  | // | 146 |
| 第十四章  | 难得糊涂情难舍  | // | 157 |
| 第十五章  | 皇陵又生情仇怨  | // | 165 |
| 第十六章  | 不会相思害相思  | // | 176 |
| 第十七章  | 明刀暗箭不胜防  | // | 193 |
| 第十八章  | 螳螂捕蝉待黄雀  | // | 208 |
| 第十九章  | 玉石俱焚泄旧恨  | // | 220 |
| 第二十章  | 因果轮回现世报  | // | 238 |
| 第二十一章 | 未妨沉沦是清狂  | // | 252 |
| 第二十二章 | 苍天不老情难绝  | // | 267 |
| 番外    | 妾心如程聚散无声 | // | 283 |



雾里看花花不明

第一章

探视沈予过后，出岫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荣锦堂。太夫人果然已猜到了一切，而她的猜测也同沈予预料的一样。太夫人认为，是沈予对出岫施暴未遂，被出岫一刀捅伤。

因而，太夫人在见到出岫之后，第一句话并非询问沈予受伤的缘故，而是幽幽反问：“心疼了？”

出岫垂眸不答。

太夫人见状，又是一笑：“后悔了？”

“不。”这一次，出岫坚决地回答。其实她并不晓得太夫人所指为何，是后悔没有早点和沈予离开，还是后悔昨夜伤了沈予？她弄不清楚，但终归，她被迫承认了自己的心意，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

不再辜负不该辜负的人，也不再作茧自缚。

“你与沈予的事，我没兴趣知道，你自己心里有数便成了。”太夫人的话语再次幽幽响起，带着几分深沉的不悦，“你来得正好，我还想问问你，昨晚夜宴之上，你为何不让我把话说完？眼看聂七就要同意承儿的婚事，你和沈予插什么话？”

出岫没有将淡心说服聂七赐婚的事相告，她隐隐觉得太夫人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妥，于是道：“母亲，我并非刻意插话，而是不赞同您这个提法。请旨赐婚的法子有很多，您何须与天授帝硬碰硬？”

太夫人闻言打量起出岫，片刻之后冷笑一声：“怎么，不与聂七硬碰硬，难道还要软语跪地苦苦求他？出岫，自从你今年春上病愈之后，是越发胆小怯懦了。”

“不是胆小怯懦，而是懂得了处世之法。”出岫不卑不亢地回道，“从前我总以为，若要支撑整个云氏，必要在外人面前摆出强势姿态，可自从大病一场之后，我发现不是。”

“哦？怎么说？”太夫人不动声色地反问，静待下文。

出岫斟酌片刻，先是举了个实例，以云辞为例：“您是侯爷的母亲，最清楚侯爷的性子，他生前待人接物何曾疾言厉色？从前天授帝龙潜房州时，他也不曾仗着离信侯的身份与慕王作对，但慕王一直很敬重侯爷，昨夜还特意去祠堂上香。这便足以说明，若想赢得一席之地，并不是非得硬碰硬。”

“你倒是懂得‘以柔克刚’。”太夫人再度冷笑，语中不乏嘲讽，“从前我看你还有些巾帼之气，如今是越活越倒退了。”

“您说我从前是‘巾帼之气’，我反而觉得是‘意气用事’。您一定还记得我帮沈予逃出房州的旧事。”出岫不紧不慢地解释道，“当时您教导我说，遇上聂七这种人，宁肯当面求他放人，也不能在他背后做小动作。原本我不完全理解，如今却深以为然。”

“你倒是会用以前的话来噎我。”太夫人颇不赞同地道，“就事论事，我当初说这番话时，聂七还是慕王，况且你放走沈予只是私自行为，聂七并未迁怒整个云氏。可如今他已是天授帝了，我又是为了承儿才开口，也算为了整个云氏的前程，自然不能相提并论！”

太夫人一生强势，无论是为人妻、为人母，还是执掌云氏，都不甘示弱，总以面子和盛名为重。这一点出岫早已看得清清楚楚，也知道短期内无法令太夫人改变，于是只得一点一滴将想法道出来。

“聂七这个皇帝非同一般。从前南北长期分裂，云氏一直独善其身，您有足够的底气对两国帝王不屑一顾，反而是他们争相拉拢云氏，倚仗咱们的威名与财富……可眼下时局今非昔比，天授帝统一南北势在必得，云氏也选择了依附他支持他。既然如此，他是君，云氏是臣，咱们又为何要忤逆他？”

出岫停顿片刻，又道：“天授帝最痛恨别人触其逆鳞，这一点您比我更清楚……您昨晚逼着他为承儿赐婚，可有想过他的心思？原本这是一桩喜事，可您一上来就算计他，还是当着众人的面儿，他的面子往哪儿搁？君威何在？又如何不恼？”

“恼了又如何？”太夫人沉声反问，目中闪过凌厉光泽，“难道他还敢动云氏？”

“他自然不敢妄动云氏。”出岫叹了口气，“天授帝微服前来烟岚城，还亲自登门拜访您，足见他对您颇为尊敬和……忌惮。在此情况下，他自然会顾及您的面子而有所收敛，但以后呢？谁又说得准？”

出岫的前半句话令太夫人很是受用，便抬手示意她道：“你继续说下去。”

出岫这才一咬牙：“容我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倘若您一直硬碰硬，也许天授帝不会对您动怒，但您百年过身之后，他未必不会为难承儿。都说‘亲则至疏’，倘若承儿只是离信侯世子，也许天授帝不敢妄动；可咱们与庄氏联姻之后，承儿就是

他的连襟……届时，他反而可以借这个名义对承儿发难，自己还能落下个‘毫不徇私’的好名声。”

听了出岫这一席话，太夫人似是陷入思索之中。众所周知，天授帝这个皇位来得不大名正言顺。先是逼着自己的四哥造反，后来又逼着自己的父皇退位，虽不能说是“弑父杀兄”，可也算是六亲不认了。

这样的一个帝王，倘若真的狠下心来，会毫不犹豫无所顾忌。即便云氏是鸾凤的母族又如何？就算聂七不动云氏，还有聂七的子嗣……

出岫见太夫人一直沉吟不语，知她有所动摇，便索性一股脑儿将自己的想法全数道出来：“再者言，即便天授帝不为难承儿，此次他吃了瘪，日后必定双倍奉还。如今南北统一在即，咱们还心心念念要收回北宣的族人和生意，倘若此刻惹恼了他，他是否会在此事上为难咱们？”

“说到底，您与天授帝‘硬碰硬’，表面上看是您赢了，但其实咱们输光了里子。”出岫最后下了如是结论。

至此，太夫人才再次反驳道：“输了里子？哪里会输？咱们云氏有钱、有人，又有数百年威望和百姓支持，更有训练有素、不逊于猛将的暗卫。聂七怎敢轻易动咱们？难道就不怕咱们反了他？”

出岫闻言只是摇头，轻轻叹道：“也许他怕咱们反，但咱们比他更怕，因为必输无疑。”出岫缓缓抬眸看向太夫人，“在这世上，无人带兵能胜过天授帝。”

出岫的语气甚为笃定，眸光中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超然，继续对太夫人道：“云氏从没有执掌江山的野心，至多是追求财富与荣耀罢了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云氏和天授帝势均力敌，抑或咱们反叛胜出，您难道真要做女皇帝吗？还有，您觉得族里谁有能力来指点江山？”

“所以，你就在他面前刻意示弱？”太夫人微眯双眼反问，“你这法子未免太窝囊！”

“并非示弱，而是懂得利用对方的弱点。”出岫不急不缓，冷静分析，“天授帝的弱点是看轻女人，也是吃软不吃硬。而云氏的弱点是树大招风，容易遭帝王忌惮。自古君臣相斗，臣子从不会有好下场，除非造反。倘若您不想造反，便也无须去忤逆帝王之意，否则争了面子、争了荣耀，同时也会埋下无尽隐患。”

“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要遂他所愿，在他面前做小伏低？”太夫人面有不忿之色，“我老太婆一无所有，只有钱和尊严，要我向他低头，莫说我不同意，云氏列祖列宗的脸面又往哪儿搁？”

“您并不需要向他低头，而由我来低头。”出岫淡淡道出自己的想法，“在天授帝面前，您唱白脸我唱红脸，如此才是天衣无缝。即便外人追究起来，我本就是

婢女出身，怯懦一些是在情理之中，也是为承儿铺路。日后他两人成了连襟，有些事情我也方便说话。”

提起“连襟”二字，太夫人仍觉一阵恼怒：“你说得倒轻巧，如今这婚事成不了，还提什么‘连襟’！”

“不！这婚事成了。”出岫终于将天授帝中途探望淡心的事寥寥说了一番，也提及他讨要淡心入宫做女官的事。

听闻此事之后，太夫人很是惊讶，她没想到淡心与天授帝还有这么一段渊源。太夫人陷入一阵深思之中，良久才看向出岫，面色淡然地道：“淡心是你的人，她是否入宫，便由你做主吧。”

“母亲！”出岫颇为诧异，她原本以为，太夫人必定会抓住这机会，让淡心入宫为云氏筹谋……

岂料太夫人微微一笑，忽然将话题一转，又拐回到出岫最初的来意上，直白问道：“你还没告诉我，沈予如今伤势如何？”

出岫双颊赧地红了起来：“人已清醒，并无性命之忧。”

“沈予即将随聂七回京，如今却突然遇袭，你可想好要如何对聂七说起此事？”太夫人再问，那语气里仿佛还带着几分看戏的意思。

出岫闻言更为赧然，不敢抬眸去看太夫人：“我……还没想好说辞。”

“不妨在聂七身上做做文章。”太夫人颇具深意地笑了笑，暗示道，“半真半假，才最能令人相信。”

“我……明白了。”出岫似懂非懂回道。

太夫人的面色犹如烟岚城的天气，说变就变毫无预兆，方才还是阴沉盛怒，此刻又是笑容高挂。她随意地朝出岫摆了摆手，嘱咐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从今往后我唱白脸你唱红脸，唬着聂七得了。事不宜迟，你快去诚王府吧。”

出岫也记挂要将沈予的伤势告诉天授帝，便就此告退：“我这就过去。”言罢俯身行了一礼，匆匆离开太夫人的屋子。

直至出岫离开好一会儿，小隔间里才慢慢走出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，正是太夫人身边儿的迟妈妈。她笑吟吟地奉上一杯热茶，对太夫人低声道：“这下您总该放心了。”

太夫人此时已是感慨万千，面上逐渐浮起黯然之色，哪里还有方才的凌厉精明？只是摇头长叹：“出岫的性子越来越像辞儿了。”

“您该觉得安慰才对，也是时候将担子完全交出去了。”迟妈妈借机劝道。

太夫人只缓缓摇头：“还是让她随沈予走吧。”她边说边将手上的檀木佛珠轻轻放在案上，如同放下了一个深重的执念。

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……相信命运的宽厚，不再执着于这些悲苦的事情，如此才能自在于心。这句话太夫人默默说给自己听，同时也是在说出岫。

离开荣锦堂，出岫直奔诚王府而去，甚至连拜帖都没来得及送上。一夜大雨使路面泥泞不堪、遍地积水，纵然云府的马车宽大舒适，也陷进泥淖好几次，路上耽搁了许久。

待到了诚王府门前，已近午膳时辰。出岫命车夫报上姓名，诚王府管家立刻将她迎了进去，未有一丝刁难。管家那阿谀逢迎的笑脸令出岫感到无比拘束，她有一种错觉，好像这管家已将她看成了诚王府的女主人。

这个认知让出岫越发不自在，尤其经过昨夜与沈予的“肌肤相亲”之后……她不想背负对云辞和沈予的双重背叛。

她自问并非轻言毁诺之人，如此一想，便也拒绝去见聂沛潇。况且昨夜一场疾风骤雨，聂沛潇必定肩伤复发、卧榻静养，她又何必再去叨扰他？

事实上，烟岚城气候暖湿、四季多雨，并不适合聂沛潇长住于此。但他为何要将封邑选在此地？每每想起个中缘由，出岫都是一声长叹。

这份情债，她怕是还不清了……怀着如此感慨，出岫径直去请见天授帝。后者此时恰有空闲，便也没让出岫等太久。

两人见了面，还没等出岫开口，天授帝已率先笑问：“夫人是为了谈心而来？”

出岫只得如实回道：“谈心尚不知晓您的意思……妾身还没来得及对她提起。”

“朕还以为夫人舍不得谈心入宫，故而前来回绝于朕。”

“不，妾身是为了沈将军而来。”出岫没有拐弯抹角，坦白说道，“昨夜……他在云府遇刺。”

来时路上，出岫想了许多说辞，要如何提及沈予受伤的经过？以天授帝多疑的性格，倘若没有一个能令他信服的理由，他必定会疑神疑鬼。更甚者，会怀疑云府从中作梗。

毕竟沈予受伤的时间太过巧合，天授帝刚刚离开云府，而且离开之前刚刚命沈予带军返京……在这个节骨眼上受伤，未免有一种借故滞留的嫌疑。

借故滞留，此为带兵大忌。

果然，天授帝听后很是警惕，凤眼中立刻聚起精光：“遇刺？”

出岫抬眸看他，道：“他是在我知言轩里遇刺受伤，而且，就在您离开不久之后。”她刻意将此事说得不明不白，试图给天授帝造成一种错觉。

“夫人是说……沈予在知言轩遇刺？”天授帝再次确认。

出岫点头，强自按捺下心虚之意，话语似有所指：“而且，他遇刺之地就在淡

心院子外头。”

天授帝闻言脸色更沉，带着一番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出岫，似要看出她这话是真是假。

出岫情知绝对不能说出实情，于是她也做出一副慎重的表情，继续道：“昨夜您临走之前，提出讨要谈心入宫。从前谈心曾侍奉先夫多年，与沈将军也是旧识，因而听说此事之后，沈将军便与妾身一起探望谈心，想将此事告知于她。”

出岫刻意在此停顿，似在斟酌措辞：“谁知谈心已经熄了灯歇下，妾身与沈将军见状也没再叨扰。可刚从她院子里出来，天上忽降暴雨……便在此时，不知打哪儿冒出来两个黑衣人，将他刺伤……”

出岫边说边观察天授帝的表情，见他脸色凝滞，继而再道：“昨夜您走得突然……妾身斗胆猜测，偷袭之人是将沈将军错认成了您……”

出岫没再继续说下去，只是适时点到，然后主动请罪：“许是您前来敝府赴宴之事传了出去，才会让有心人乘机而入……这都是妾身失误……”

天授帝闻言，只沉声问道：“刺客捉住了？”

“尚未。”出岫佯作懊丧地道，“昨夜您探望谈心时，说是要让她‘侍寝’，因此，妾身专门命护院们避开了……再者昨夜雨势太大，实在不易搜捕……”

“不易搜捕？”天授帝负手冷笑，“原来云氏暗卫也不过如此。”

这话若是换作太夫人听见，必定要想方设法反驳一番；可出岫选择保持沉默，由得天授帝去看轻云氏和云氏暗卫。

不出出岫所料，以天授帝的阴鸷多疑，他果然怀疑是有人泄露了他的行踪，更怀疑有人想要行刺于他……

出岫见目的达到，又道：“虽则昨夜沈将军受了伤，不过万幸您并无大碍。”

“只怕在夫人心中，宁愿是朕遇刺受伤，也不愿让沈予伤一根指头。”天授帝毫不客气地道。

出岫没料到他会如此犀利，一时间颇为尴尬：“岂会？您说笑了……”

“但愿是朕说笑。”天授帝顺势叹了口气，“经铎最近一直很消沉，夫人闲来无事不妨去看看他。”

出岫闻言更觉尴尬，只得再次干笑：“圣上切莫拿妾身寻开心……您明知妾身与诚王殿下绝无可能。”

话音落下，却不见天授帝往下接话。出岫忍不住抬眸看去，见他一双凤目正看向自己身后的位置。出岫循着他的视线转身，一眼便看到身着紫衣的聂沛潇站在门槛处，面沉如水隐带黯伤，显然已听见了她方才说的话。

这个情形不在出岫意料之内，令她感到有些无措，半晌，才朝聂沛潇行礼：

“见过诚王殿下。”

聂沛潇脸色极差，唇色也有些苍白，但终究没有任何表示，只迈步进来勉强笑道：“听说夫人来找皇兄，我也过来看看。”

“您来得凑巧，妾身正打算告退。”出岫唯有不疼不痒地笑道。

“这么快就走？”聂沛潇难掩失望之意，忍不住出语挽留，“好歹……也在府里用过午膳再走吧。”

出岫此刻一心惦记着沈予的伤势，更不愿给聂沛潇任何念想，便狠心回绝道：“多谢殿下美意，府里庶务繁多，妾身还是先走一步。”说着她便要向天授帝行礼告别。

“夫人且慢。”但听天授帝忽然再度开口，面色已恢复平淡无波，徐徐问道，“沈予伤势如何？”

这一次，出岫并未再打妄语，如实回道：“匕首刺入，伤在心口位置，好在伤口不深并无性命之忧……大夫说，需要静养百日。”

“子奉受伤了？！”聂沛潇尚不知前因后果，忽听天授帝问了这么一句，立刻蹙眉看向出岫：“他怎会受伤？”

出岫担心说多错多，便回道：“此事一言难尽。”

聂沛潇见出岫一副不欲多说的模样，而自己的皇兄也是蹙眉斟酌，便识趣地转移话题，再问出岫：“真的不留下用饭？”

“不了，府里接连出事，妾身也没什么胃口。”出岫再看聂沛潇一眼，想了想，隐晦地道，“殿下近日脸色不大好，宜多静养。”

聂沛潇下意识地将手抚上右肩，故作轻松地笑回：“多谢夫人关心。”他发现出岫又开始自称“妾身”，不过因为是在天授帝面前，聂沛潇还以为出岫注重礼节，便也没太过在意。

出岫见聂沛潇没有执意挽留，便告辞而去。

直到她走得远了，天授帝才瞥向聂沛潇：“你今日脸色极差。”

聂沛潇被肩伤折磨了半宿，自然脸色不好，轻咳一声勉强回道：“昨夜雨声太大，吵得一夜没睡。”

“出岫夫人前脚刚来，你后脚就到，看来还是挺有精神。”

聂沛潇被天授帝调侃惯了，也不觉得尴尬，转而问起方才那个话题：“出岫过来做什么？沈予怎会受了伤？昨晚在云府夜宴时他还好好的。”

天授帝并未答话，沉声摆出一个问题：“你若是刺客，会选择什么兵器来杀我？”

聂沛潇被问得一头雾水，可还是认真思索片刻，回道：“自然是剑，抑或是擅用的暗器。”

“为何？”天授帝再问。

“剑身够长，行刺之时不必近身，便可一剑致命；暗器轻巧，携带方便，只要看中准头也容易得手。”聂沛潇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，“当然，若是想置人于死地，这剑上或者暗器上，还应该淬毒。”

这番见解与天授帝所想相差无几，他不禁露出几分莫测难辨的笑意：“你说得没错，夜中行刺必然要选好武器，尤其还是弑君。”

聂沛潇不明所以：“不是沈予受伤吗？这事儿怎么和‘弑君’扯上关系了？”

“方才出岫夫人说，昨夜有刺客将沈予当作朕，在云府将他刺伤。刺客用的是匕首，正中心房位置却没能置他于死地。你信吗？”天授帝凤目瞥着聂沛潇。

后者直感到惊讶，也明白天授帝在怀疑什么，便客观分析道：“用匕首行刺实在不够明智，匕首无法一招致命，除非是插入咽喉或心口。况且使用匕首行刺，必须近身搏斗，风险太大。”

“你说得没错。”天授帝接着分析，“尤其，这匕首已插入沈予心口，却没能致命，可见匕首上没淬毒，行刺之人也不够狠辣……按理说，倘若真有刺客想杀朕，绝不可能手下留情。”

聂沛潇似乎反应过来什么：“那皇兄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沈予受伤之事另有蹊跷。”天授帝面上微微露出一丝阴鸷，“要么是几个刺客太过蠢笨；要么是沈予的伤势并非刺客所为；要么是有人故意混淆视听……”

天授帝看向聂沛潇，似是下了一个定论：“倘若朕没猜错，出岫夫人说谎了。”

“您是说沈予假装受伤，还是……”

“沈予受伤是真，但此事必定另有隐情。”天授帝笃定地道，“出岫毕竟是个女人，对打打杀杀的事知之太少。倘若真有弑君刺客，除非是亲近之人，否则绝不可能用匕首行刺；可若是亲近之人，又怎会认错了朕？而且，刺中心房还没把沈予杀死。”

听了这段分析，聂沛潇不禁蹙眉，试图为出岫辩解：“也许……这其中有什么误会？”

天授帝唇畔微勾：“能有什么误会？云氏玩几个把戏而已，朕奉陪到底。”

聂沛潇见他好像动了真格，连忙再次调解：“或许咱们都把事情想复杂了，沈予总不会自己弄伤自己；出岫也没必要骗您……兴许，真是遇上刺客了？”

“就当是吧。”天授帝显然有所不屑，又道，“你去传朕口谕，沈予有伤在身暂不启程赴京，朕许他在此休养两月，再护送谈心一同上京。”

“那平姜大军谁来率领？”聂沛潇再问，毕竟那是他麾下的军队，而这支大军如今一直驻扎在烟岚城西，还没有机会论功行赏。

“自然是你率军回京复命。”天授帝眉峰一挑，显得更加邪魅无双，“怎么，舍不得岫夫人？”

“那也不能误了军机大事。他们还等着受封讨赏呢！”聂沛潇一口应承，“这等于是我和沈予换了换差事，我带兵复命，他护送谈心。”

话到此处，聂沛潇又忽然想起谈心此人。以他的了解，天授帝对谈心是有所不同的。但这份“不同”到底有多不同？是将谈心看成了鸾凤的影子，还是……

“皇兄，您对那个婢女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天授帝看他一眼，“有话直说。”

“您看上她了？”聂沛潇终于问出了口。

“她只是进宫做女官，二十五岁就放出来了。”天授帝打断聂沛潇的思绪，很是随意地回道，“朕也想看看，云氏到底有多大能耐，这个婢女会不会把宫里的消息传递出去。”

“原来您还是忌惮云氏。”聂沛潇知晓天授帝对谈心无意，不禁长舒一口气，“我还以为您真对她上心了。”

上心？天授帝对这两个字似懂非懂：“何为‘上心’？对她‘上心’，并不表示对她‘动心’。”天授帝沉声否认，心情忽然大为不悦，再也没了与聂沛潇说话的欲望，“后日启程返京，你收拾利索，别让大军耽误了行程。”

嘱咐完这一句，天授帝将聂沛潇撂在屋内，径自而去。



此情无计可消除

第二章

出岫回到云府之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去探望沈予的伤势。可她刚一迈入屋内，便瞧见云逢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这才知道沈予睡下了。

昨夜先是一场别具心思的夜宴，又经过了一场未遂的爱欲，还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沈予自然身心倦乏。如今他得到了出岫的承诺，一直以来拿捏的心思也终于尘埃落定，便松懈了心神安然入眠。

出岫放轻脚步走到榻前，还能听到他均匀有力的呼吸声，可见已无大碍。看沈予睡得正沉，出岫便轻悄离去，直奔淡心的院落。

此时此刻，谈心正坐在自己屋内的案前，对着一个话本子发呆。她左手手肘支着下颌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话本子的其中一页，半天不见翻动。

“谈心。”出岫在外敲了敲门。

谈心这才回过神来，将话本子合上，起身迎了出岫入门：“夫人怎么来了？”

出岫面色稍显沉郁，倒令谈心有所误会，于是她紧张地问道：“难道是小侯爷的伤情有所反复？”情急之下，她唤出了从前对沈予的旧称。

出岫缓缓摇头否认，兀自坐定在谈心案前，肃然问道：“昨夜你与天授帝之间……发生了什么？”

闻言，淡心的面色霎时绯红起来，艳若桃李略带羞赧。她干笑一声，对出岫回道：“他是拿奴婢寻开心的！您还当真以为奴婢‘侍寝’了？”

“我知道你没‘侍寝’。”出岫蛾眉微蹙，“谈心，昨夜你是如何劝动天授帝同意赐婚的？”

“他真的答应了？”谈心有些不可思议，睁大双眸反问道。

出岫点头：“他同意了，至少在我面前是金口许诺了。”

谈心“哎哟”一声，喜滋滋地将话本子收起来，不禁拊掌笑道：“这是好事！”

天大的好事！”

“那你到底是如何劝动他的？”出岫仍旧忍不住追问。

谈心偏头想了一瞬，回道：“我只是将咱们和叶家、庄家联姻的前景设想一番，又对他说了说，仅此而已啊。”言罢又略微停顿片刻，补充道，“唔，还拍了几句马屁。”

“快对我仔细说说。”出岫再道。

于是，谈心便将昨夜与天授帝的对话一五一十复述了一遍，包括最后那段“雪中送炭、锦上添花”的段子也如实道来。

出岫闻言很是诧异，她没想到谈心竟有这番见识。诚然，这些前景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可未必人人都能说到点子上，更不是人人都懂得语言的艺术。显然，谈心舌灿莲花，句句戳中帝王的心事，分寸也拿捏得极好。

至少，以谈心的身份和语气，帝王听了不会龙颜大怒。可若是换作出岫自己抑或太夫人说出同样的话，结果如何就未可知了。

“这番见解，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”出岫疑惑再问。

谈心眨了眨眼，以袖掩唇娇俏一笑：“自然是了，奴婢好歹服侍了您和侯爷这么多年，耳濡目染也该知道几分。”

她边说边指向屋内的一排小书架，其上都是她积攒的话本子，内容不乏痴男怨女和稗官野史：“话本子上都是这么写的啊！哪家的公子和哪家的小姐两情相悦，最后却不能终成眷属，皆是权势所害。”

“话本子？”出岫有些哭笑不得，“你的意思是，你是话本子看多了，才懂得分析这些世家？”

谈心先是半知半解地点了点头，而后又摇了摇头，略有迷茫地道：“奴婢也不晓得，总之皇帝昨晚问起来，奴婢就照实说了。或许是跟着您和侯爷潜移默化学来的，也有可能是自己瞎琢磨的，不过话本子可是好东西呢！上下几千年，其实尽在话本子里。”

说着她又咯咯笑起来：“还有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。同皇帝这样的人说话，得斗智！”此刻谈心已有些得意忘形起来，早就忘了昨夜她在聂七面前伏低认错的那一幕。

出岫见谈心笑得越发得意，再想起天授帝讨她入宫做女官的事，便如实相告：

“谈心，你可知道，昨夜天授帝离开云府时向我讨要你入宫做女官？”

“啊？”谈心的笑意立刻凝固在娇颜之上，进而变成惊讶，“夫人，您是在对奴婢说笑吗？”

出岫只轻轻叹了口气：“承儿婚事恐有变数，沈予又受了伤，你觉得我还有心思对你说笑？”

此时此刻，淡心的表情几乎可以用“瞠目结舌”来形容：“难怪他昨晚对我说，女官二十五岁就能出宫了……”

出岫亦是再叹：“这事都怪我，倘若那夜没带你去摘星楼赴宴，也不会生出这么多事端……”她主动伸手握住淡心一双柔荑，安抚道，“咱们名义上虽是主仆，但你知道我从没将你看成下人。我私心里是不愿你入宫，毕竟帝心莫测，我担心……”

“您担心奴婢竖着进去，横着出来？”淡心爽利地接下话茬，脸色也开始变得抑郁，“其实奴婢胆子很小，真要说起进宫，奴婢心里害怕得紧，也舍不得您和太夫人。”

“我又何尝舍得你……”出岫亦是黯然，沉吟片刻再道，“此事我已同母亲商量过，绝不勉强你半分。倘若你不想进宫做那劳什子女官，我明日就去诚王府向天授帝回话。”

“夫人……”淡心大为动容，眼眶已开始隐隐泛红，“您难道要为了小小一个奴婢忤逆皇帝吗？这不值得……”

“怎会不值得？”出岫紧了紧握着淡心的手，“犹记得从前在追虹苑时，我口不能言，还受茶茶的欺负，都是你出面替我打抱不平，甚至还为此责难沈予；后来到了云府，也是你处处帮衬我，不让我这个哑女受气；侯爷去世之后，你待我如何更不用说……”

话到此处，出岫已是不胜感慨：“淡心，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姑娘，那夜在摘星楼上，你替沈予出头，替我挡下刚出炉的药汁，这些我都记得。也正因如此，我不愿让你进宫受罪……况且天授帝没将话说死，或许还有回转的余地。”

转眼间，她认识淡心已七年光景，当年那个十六七岁的娇俏少女仍旧伶俐可人，只是蹉跎了岁月，耽误了终身。

每每想到此处，出岫都难掩自责：“说到底，全怪我耽搁了你的终身大事……倘若你早早嫁人，也不会被天授帝选入宫了……我唯一的遗憾，是你和竹影……”

“夫人您说什么呢！”淡心亟亟打断，眼泪簌簌而落，“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，如今回过头再想想，其实也没那么喜欢竹影……他和竹扬很般配。”

“那云逢呢？”出岫连忙再问。

“云逢……”淡心愣怔一瞬，不自觉地垂眸，语调也低缓了几分，“云管家是个好人，人也老实前程也好……可奴婢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。”

还是不够喜欢吧，故此才不想草率答应这桩婚事，一拖便拖了几个月。并非计较他是个鳏夫，也不是介意他心里另有他人，但就是……缺少那一点点决心。

总归已经是老姑娘了，便越发不愿将就自己。

“淡心，倘若你当真不愿进宫……其实也有个法子。”出岫再次开口，打断了淡心的思绪。